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 總目 卷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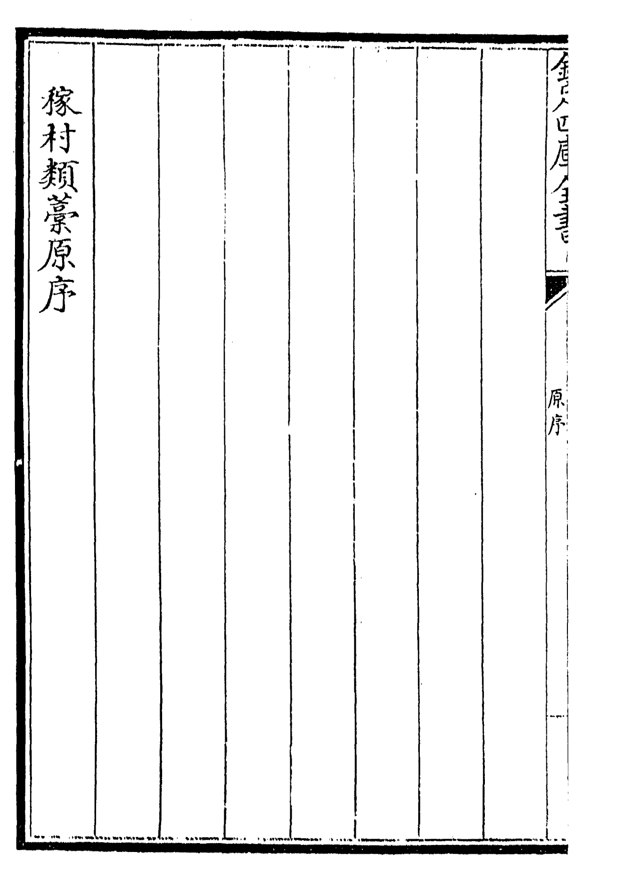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常汝梅

稼村類藁原序

既壯宋天子詔郡國解試得小詞科一塲江南自吕東萊真西山後此科不振已久海内之士皇皇然無所師余不敏竊有志焉私擬凡百篇莫余和者然亦舉子業耳吕東萊真西山有功於斯道不在是余壬戌始麼忝其為科目累亦甚矣洪平齋云士方其未仕讀非其書既仕書不暇讀稍暇課兒書遍覽諸家時有省發輒附以己說數年後所習似益繁去者復取之取者或復去

覺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於是所存者鮮所謂讀書管見是也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綱析其目而粹之曰類纂幾數千萬言嗚呼漢之士雖病於訓詁然令日置五經博士明日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有功於道甚大魏晉以來詞氣猶近古時未有科目也唐人專尚詞章全是科目壞之獨惟宋諸老窮則著書立言達則致君澤民有為前聖繼絕學為千萬世開太平之功蓋於科舉之外知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知有性命之

學由乎科目之中而不為科目累也一日惟肖類余讀書管見為一帙且以宏詞擬藁宋史提綱宋史類纂麗其後至如詩銘序記贊頌跋説書傳殿策問講義牋表啟狀誄誌門分而户析之成三十卷嗚呼余一生刻苦文字間止如此此亦特一家説耳姑以訓吾子孫謹勿以語人必有取之覆醬瓿者彊圉大淵獻月正元日橡村王義山元高自序書于東湖寓舍



稼村類藁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稼村類藁總目　　別集類四　元

卷八

碑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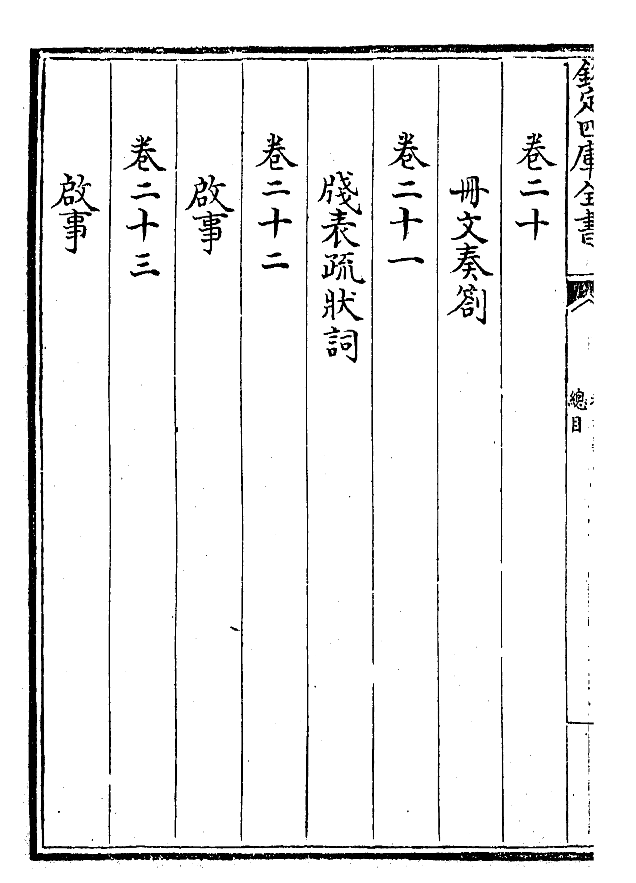
銘贊頌賦

卷十

跋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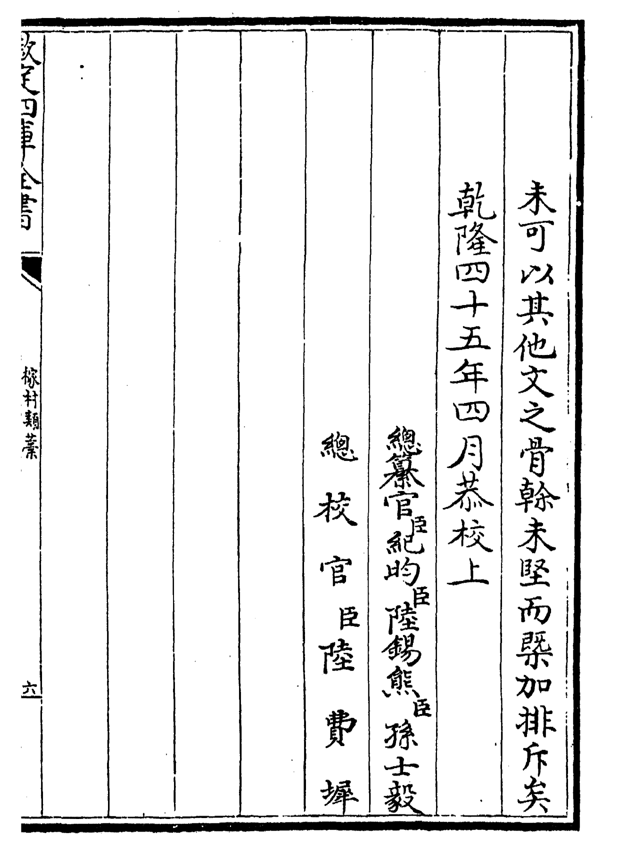
說解辯雜文



臣等謹案稼村類藁三十卷元王義山撰義山字元高豐城人宋景定中進士知新喻縣

歴永州户曹入元官提舉江西學事退老東湖之上環所居種蓮名其堂曰君子又扁其讀書之室曰稼村義山嘗食元禄故江西通志列其名入元人中是書原刻乃題為宋人者誤也集為其子惟肖所編凡各體詩三卷古文雜著二十七卷詩文皆沿宋季平弱之習絶少警策王士禎以為蕪淺無足取而至詆為最下最傳然覯義山在湖南時湘潭縣

豪嘗因爭田不遂獻之學義山引春秋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斷其非心悅而歸者頗合經義故集中說經之作亦往往能自出新意如解周禮師氏職中大夫保氏職下大夫而謂鄭注稱周公召公兼攝之非又解古者天子冕服備十二章而謂鄭注九章五章之非皆頗有根據不同剿襲至表啟諸作清華流麗織組自然實與劉克莊後村集蹊逕相近固



未可以其他文之骨幹未堅而槩加排斥矣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稼村類藁卷一

元 王義山 撰

詩

贈㸃易婁君復

伏羲先天易其初一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各有畫濂溪何所傳妙得於太極極上作一圈一圈只是白伏羲已為贅大小圈更十不知果何意多是祖河圖所以㒵

答者敢於嗤吾徒顧與易相忘圈點畫皆無

郊壇奏告禮成口號

夜半宫中響珮環小臣髣彿見天顔月星明鑒齋壇上穹昊昭臨方寸間五色雲祥開景運兩行露立綴仙班皇心自與天心合萬姓懽呼法駕還

挽度宗

道隆兼德厚民庶樂難名宫合府中一身修天下平有條皆快活無事不清明長樂天將晚如聞問寢聲

建隆成帝業肇造宋乾坤永穆昔傳子慈元今抱孫羮墻有堯在謨訓即湯存血染攀髯淚哀纒徹九閽

挽遂初陳尚書

到得咸淳國步艱幾回抗疏動天顔丈夫那肯死牖下餘子從教活草間有分珠厓終著去無心白髪望生還故人目斷暮雲處霧雨濛濛山外山

寄題黄静齋

静中樂處是琴書此樂輸君二美俱明鏡無塵佛關捩

內丹養火夜工夫梅花窗下參同契翠草庭前太極圖
探得黄庭真訣了不須更看養生符

題僧南浦詩卷

齋已諸人榖已蟬不傳詩印又多年水萍粘瓦終無用
風絮沾泥不是禪誰識鹹酸居味外要追風雅到删前
讀師句法真家數拂拂松陰響澗泉

齋居雜興

道理須從妙處尋静中觀物了吾心一時俯仰成朝暮

萬變紛紜幾古今蠖屈蛇伸非矯揉鳶飛魚躍自升沈

莫隨名利相牽引方寸膠舟泥寸涔

一身自有一乾坤拍拍陽和禀得淳詩思已隨春意動

夜衾不怕曉寒新未應雲谷成遼邈常把滄洲入想因

覓句看書無箇事清泉可飲便非貧

山水之中足可娛田園數畝任荒蕪論交惟有詩知己

把酒相忘月與吾秀石漱泉清可硯孤峯掛日景堪圖

可憐直節如松勁剛被秦封作大夫

木曳斜暉抹淡紅薄窗微惹一簾風水如銀樣浸新月
山聳翠標撐碧穹天為騷人開眼界酒尋好句入杯中
興來點檢江山罷頃刻陰晴笑化工
天根分上下月窟幾晴陰老樹吹來古流芳直到今四
時花不斷一本理尤深記得南軒説要觀生物心

西湖即席和冷泉亭韻

石溜寒泉山色陰我來本不為花尋願分一滴清泉水
盡滌平生塵垢心虛洞迂風橋畔過急灘瀉月水痕深

襟期難與凡人道好和滄浪濯足吟

書永嘉嘉禾驛

老來倦躋攀悠悠憩山側層嵐軼穹霓紆縈困行客崖傾覺嶮巇徑曲盤險迫石老枕雲根橋横界野色海嶠吞暝暉松標掛辰極殘煙䍐戍幄長沙曳如帛天際烏知還溪澗魚自適機忘物無我慮淡意常寂泛觀穹壤間天亦局於迹榮華忽彫枯俯仰遽今昔傾羲倏再旦急軌等寄驛愚公果何為老且欲移石

題鄭氏義門

説到義時須割截如何氣象得渾全合非真合皆人者生與俱生有性焉友是弟兄常底事仁於父子本然天大書忍字果何意便覺流於矯揉偏

讀晚唐詩有感

學詩莫學晚唐詩學得晚唐非盛時願把皃鸞和既醉翻騰韻語作今詩

觀海潮

憑誰撼得海門開疑是神兵着力推霎地起來銀一線
駕山卷起雪千堆　列江畫舫浮天去幾片紅旗逐浪回
畢竟神京鍾王氣海神豈為子胥來

題嚴子陵釣臺

吹起炎劉已冷灰先生功不上雲臺當初同學還何事
畢竟曾經講較來

挽貫平章生母

有子萬事足相與樂湖山花逕板輿穩萱庭衮服斑軻

親榮鼎養魯國忽喪還元氣極之母生賢奠兩間
修齡踰八袠五福萃諸身翟服儀容舊鸞綾謚誥新艱
難共淮楚襃表建齊秦曾聽呼兒道仲華能笑人

挽實齋劉尚書

緊官都做了只欠到台司言路古之直經筵帝者師極
中五福備天下達尊推方曳星辰履商山巳茹芝
節麾仍帥閫三道福星臨政澈寒潭底人行明鏡心船
中不留月童背也無琴誰憩甘棠下無窮蔽芾陰

春日即事二首

朔氣稜稜帶雪吹凝陰四面鎖寒枝自回造化微和後如再洪濛未判時天遣江山醒醉眼春將景色入新詩

鄉晨一部簫韶奏草緑花紅山鳥嬉步屧隨風過柳川眼前氣象覺熙然勾萌甲拆皆春意魚躍鳶飛遂性天緑草方濃山盡髮紫芽新迸蕨初拳自形自色何容巧禀賦元來物得偏

送雲遊瑩上人

從前身不染飛埃雪竇雲峯任往來石路滑時宜駐錫
浪頭危處且浮杯眼高桑下肯三宿脚健山中能萬回
四大空虛何底止信渠鑽得紙窗開

挽鹿泉賈參政二首

奪得公來鎮古洪武昌棠蔭藹春融生民立命學有用
活佛救人天大功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
山横抱犢人何在草木悲號一夜風
一老皤皤六十餘直從苦硬做工夫可憐爵齒裔於德

惟有詩書付爾孫後學失師誰主此斯文墜地果天乎

櫬歸只借帆風力最是舟中麥也無

餞張宣慰三首

奉宣德意慰羣生曾未三年政已成乃父勲名在彛鼎

當家衣鉢合鈞衡如何歸隱山林得不管從來利禄輕

裴度淮西功業了佇乘馹傳上神京

貴介而能大耐官留心翰墨此為難龍蛇現影筆端活

風雨驚人紙上寒教子一經文墨績讀書萬卷夜燈殘

一門數世衣冠盛曾把君家家傳看
種了甘棠打疊回遮留競湊轍轅來只存詩擔作行李
若問歸囊清過梅柢為運籌漢傑傳聞近日築燕臺
為言民力東南竭好趂層霄閶闔開

贈心月相士

十五以前月清光逐夜生自朔以至望浸長而浸盈十
五以後月明減而生䰟自望以至晦浸微而浸闕嗟彼
天上月有圓闕陰晴惟有心中月天者常清明持此以

鑒人姸媸奚所遁此月不在天月在爾方寸

挽白鹿洞賓呂善居

元是雙峯門下士席間參請到源頭曾人知有樂正子

漢世曾稱馬少游白鹿洞賓儒領袖紫陽教主道源流

有兒曾斫月中桂家學相傳卒未休

和韓御史題滕王閣韻

閣枕臺隍暇日臨興懷風景寄情深江山為友更添我

宇宙皆詩放縱吟不盡川流朝復夜無窮事會古來今

一般輸與漁翁好閒是閒非不累心

再用韻

喜瞻御史又來臨感慨登高此興深許大乾坤付盃酒幾多景物入孤吟慚無王勃詩家數賴有韓公記古今休訝江東暮雲隔相逢萍水兩知心

古意二首

少年紅顏女敷芬對芳樹盈盈淡艶粧清歌雜妙舞凝睇倚高樓桐絲試一譜世間知音稀誰識姱節素清貞

守幽閨不作凡子婦容華委西山良人兮何暮空牀思悠悠明月正當户

東籬採秋菊秋菊清且香採之欲寄誰聊以寫感傷感傷何所思故人天一方故人日以遠思君豈能忘瞻望兮弗及西山傾夕陽黄昏人倚樓一聲笛何長

贈陳梅垣

竹外重門不待扃此垣繚繞自天成一枝瀟洒無塵涴半夜高寒對月明特立手標仁者静生平骨格聖之清

縱饒曽與逋仙約只許溪前見影横

挽雲屋徐侍郎

歳在己亥大兵臨江滸師濟分道進舉朝相顧失色龍虎闗不禁御史中丞陳過最先走明日監察御史季可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潘文卿走臺察且爾他可知矣公時為正言左史兼户部侍郎然後行余半刺永嘉雖曰被命而出是亦走也直不百步耳且葬姑述其大者使挽者歌

闔朝奔逸蕩無關夜半瀟瀟風雨寒世亂爭先尋活路時貧輸與做窮官平生自謂學無事一死諒非君所難到此徬徨猶不忍國亡那敢計身安

雁塔題名墨尚鮮九州四海此同年故人直上青雲路凡俗那能白骨仙不善巧圖真箇拙祇因方處久些圓萬鍾不博簞瓢樂有命何如有性焉

送余仲謙赴江州教

廣文要飯又何難所在侏儒爛飽飡熱選儘教衆人取

冷官要耐五更寒田園彭澤菊三徑意思濂溪草一般
盜浦依然遺跡在道源須是靜中看

贈鄧可欺

萌一欺心理便虧久之天定勝人為買臣負擔行吟日
韓信低頭出胯時自怯終於強者弱不爭是乃勝之基
彼來欺我自欺耳只要我心無自欺

冷舍偶成示兒

悔着當初誤出山無聊情緒幾多般儘教茅舍雲遮斷

已約梅花月送還旅興須憑酒消遣家書不住報平安

逢人休道為官好骨肉團欒勝做官

贈丁道士遊浙

畢竟前身是令威昂藏鶴樣更能詩此行遊遍江湖了

來訪逋仙又一奇

稼村類藁卷一

稼村類藁卷二

元　王義山　撰

詩

感興

靈均作天問子厚為之對玄冥莫可詰幻説多詭怪蒼蒼特其形厥義了難解尼山自絶筆人文已久壞果有司造者應不終泯晦吾欲厭吾心納世於聾瞶復為崆

峒民穴野奚土蕢

贈山村梅癯

我愛梅花村得好來伴山村與卜鄰却有一般不村處冰為胷次玉為神別有村人村得俗滿口肥甘爛錢穀那知山村梅様癯肯尚人言飯不足山村切莫學我癡腹中有字不療飢會有東君老知已隴頭先春寄一枝

梅梢上雪

六出霏霏過小簾梅梢著處似沾粘天工底事巧裝點

只為花疎特故添

謁申屠御史

向來漢相肅朝綱建武中興又說剛等是當年名御史
到今百世又流芳

雲渺梁碭山水深千年標致杳難尋祇今來伴東湖月
惟有沙鷗識此心

褰帷問俗駐洪都聽得輿人夾道呼好事被君都做了
箇般風力自前無

申屠御史袖詩來訪和韻以謝

曾侍鵷行步赤墀入山正為怕人知自慚不直百金伎空有囊中藥不龜

滿前舞鱔雜䖍狸攬轡澄清衆所期今日忠良方得路願歌守道四賢詩

雲卿曾屈帥垣尊詎謂如今古道存驄馬行行人且避如何容易到山村

和九月十日紫極登高韻

誰報江州遣白衣如雲勝友好追隨滿斟緑斝安排醉

牢裹烏紗照顧吹兩箇重陽前後日　一年好景這些時

到今不數重山會坐上元來欠了詩

座間分韻

一年景物秋最好秋到重陽秋更老留取黄花待再來

慇懃寄與西風道菊花了後到梅花梅花開時雪交加

何當雪月交光夜與君重約醉流霞

挽竹𪠽龔侍郎

猶記烏臺第一章當年物論忒雌黄人心自有公非是
天理豈能終晦亡姦魄雖生名已死彈文尚濕墨猶香
偷生寧復百年活地下何顔見竹鄉
一木難支大厦傾闔門捹却赴波鯨歸來止為尋墳隴
隱去不教知姓名賸有詩篇傳不朽相從野老話生平
翩翩隻鶴扶雲去羣玉峯頭籍太清
挽平軒王府判
兒女來前痛别離遺言埋骨用深衣當家曾把僧衣葬

誰識平生此意微

猶記瓊林錫宴時平軒折得好花歸而今花與人何在

日暮江東雲自飛

謁按察馬僉事

黷貨無厭政賄成幾年蔀屋不曾晴擊奸霹靂從天降

燭物晶明揭日行纍在烏臺已夙采特煩龍節更澄清

兒童走卒更相顧夾道傳呼司馬名

化甓新更擊巨璫六條察吏首言贓劃開雲覩青天日

全藉風聞白簡霜僉謂激揚須獬豸如何放過此豺狼
諸生飢欲死難忍惟有廣文饜稻粱

贈鄧梓林

喬木森森説鄧林自從拱把至于今雖然本質生成美
全是乃翁培植深勿使杯棬戕所有或容斤斧得而尋
非材自愧溝中斷也有庭槐滿地陰

京庠校文和同考官

文堂翕聚衆星明剖蚌揚沙著意精辛執楮毫陪末席

敢將文字品諸生哄堂莫共賡酬笑徹夜惟聞倡嘆聲

要使西崑文體變歐公不怕咈人情

月巖

巖中一箇月胚胎知是誰將斧鑿開一夜六丁將帝敇

駕空推起上天來

宿安仁縣市

安仁斗來大地窄瞰官途吏散晚衙早人稀夜市無山

多田占少澗曲水來迂猶道茅包錦縣官來索租

了頭巖

露出佳人半面看曉鬟梳起碧雲團路傍老盡幾春色猶學了頭不頂冠

偶成

五性感而動其間善惡萌危微相對立體認要研精大學靜而得中庸誠則明原頭不參透何以約其情

良貴由天賦欺心天可欺功名皆夢幻道理厭新奇楓葉敲牕際梅花對月時箇般清趣味料得少人知

夜宿嚴陵舟中

好風特地送帆開刺破蘆花雪幾堆浪裏煙波漁唱歇岸頭更點雁聲催船空載取月同去篷破偷將天入來拂早起看鷗睡醒笑儂抹過子陵臺

挽山居劉侯官

渥洼生出此騂騮父子當今第一流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懋亡明道碑東洛塾死文公哭婺州留得一家書脉在郎君見說突煙樓

賦埒相如軋子雲詞場幾度策奇勲不畀銅綬青為宰
須是玉堂方著君準擬日邊行接武奈何地下要修文
試將六藁從頭讀羞殺時流把硯焚
雪坡仙去又山居凋謝堪為世道悲師魯僅存遺集在
樂天無限故人思追懷把酒論文日忍讀停雲對雨詩
千里有書報埋玉銜哀莫寫淚交頤

題袁州邵録三老圖

堂前活現老人星兩箇齊眉作壽朋更有膝邊兒戲綵

此身都及見雲仍
不誇九老寫成圖要似一家三老無滿把壽觴拚一醉
父前母後子來扶
和康節天意為人二吟
一毫矯揉不安然人衆豈能終勝天透出夢關方是覺
要從心地自澄源人能窮理始知命事到容心便費言
造物安排都已定道中浩浩而淵淵
鳥獸不可與同羣人道無虧方是人已分工夫須盡我

學中本領在明倫川雲意思乾坤外盃酒襟懐天地春
識得眼前真道理世間何事切吾身

挽熊墨莊

積穀翁家詑富強千斯倉與萬斯箱儘教此輩更多蓄
輸與先生這一莊身已九京名不朽家藏萬卷字猶香
向來有子曾充賦贏得此田常不荒

題韶州李同知百泉漱雪吟卷

癖到膏肓藥不醫把泉煑石煉成詩齒根更着雪來嚼

吟過梅關又一奇

奉命來宣古曲江春回畫戟畫凝香使君吟到蘇州意

顧覿斯民一日康

天問

鴻冥未判初動靜根已互陰陽無停機一闔一闢户太

虛本塊氣無形何八柱四時自爾行列星自爾布吾聞

女媧氏曾把五色補補處絶無痕亦有未補處日無息

不運何處獨陰霧有龍銜燭照終日烧不住玉川子有

言日月作眼行應不外幽獨同此雙眼睛彼何地而暗乃假燭以明亦有無燭地暗塞幽冥冥吾不解其故蒼蒼徒具形試嗔盧同鬼為我叩太清

送按察魏經歷

公論難磨口似碑肯將虛譽博人詩心常近厚元非弱職在詳刑要忍施兩載依然如始至一廉豈是要人知怕聞驄馬騎將去惹起西人無限思

挽熊縣丞

三嘆丞哉不負余階庭蘭玉又森如鄉鄰稱道有是子

祖父傳來只此書勇上壁流逼霄漢相將金牓到門閭

從前不朽惟家學不必籯金自有餘

送昇甫歸九江

雲無心出未為非鳥倦方還毋乃遲只為當初欠歸早

教人枉費和陶詩

猿鶴纔聞歸去來便呼僮僕掃柴扉如何出市見車馬

惹起他心悔著歸

讀東坡和陶詩有感

北門西掖傍丹墀此正坡仙得意時不是惠州飯難喫如何去做和陶詩

蚤起齋簷獨坐

輕寒測測雨宾宾不覺閒中春一庭老竹似欺牕草緑落梅微間翠苔青倏聽鶯語調新曲默看蛛絲網碎屏物意人情兩相得莫容塵俗撓中扃

挽黄松澗

少陵元是誰家數衣鉢當初自審言松澗於何尋的派涪翁之後又仍孫幾篇憂國詩奚寄一念愛君天所根不比騷人弄光景讀君遺藁死猶存

題汪才夫石城詩集

文到龍溪大家數耳孫分剩有詩材只因住在修江近接得涪翁一派來

題何氏山陰道院

從來道院江西好只為涪翁遂得名見說何家更清甚

院中終日讀書聲

山陰偏被道家占我祖當年曾寫經君向陰中敲吟境

何時相伴鶴來聽

和王槐城寄詩韻

慣熟虀鹽味誰云食淡難舊嘗司國子今又作儒官有

手肯炙熱無羶不怕寒芹香至今在常夢到槐安

挽介堂胡知郡

憶昨雲從東野時天街攜手話心知澹庵往矣誰其嗣

文定今之學者師德卲年高前輩行山頹木壞哲人萎

虎頭城下艱難共古道如公更有誰

六館諸生伏下風少年聲價在黌宫交遊湖海天下士

規矩乾坤心匠中竹使分符春坱圠棠陰匝地晝朦朧

新昌人所難為事人到于今説介翁

送按察王僉事除行臺察院

漠漠天高不可呼斯民何處訴無辜從來鷹隼章毆雀

除却豺狼安問狐霹靂一聲碎姦胆風霜八路擊貪夫

得公數輩遍天下民命從今盡少蘇
奪去江西一福星維揚無地著先聲數千百里人相賀
二十四橋風便清衹為外臺要精采更煩辣手大支撐
勸君放緩騎驄馬怕有人來境上爭

送奉使翰林頒降歷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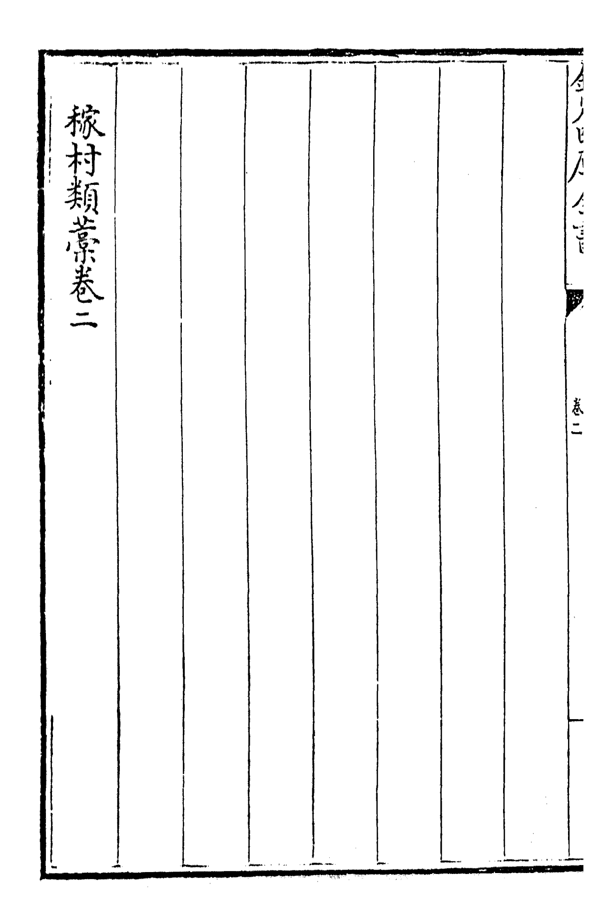
歷家差只在毫釐有詔清臺子細推三代以來宗夏正
溥天之下再乘時暫煩英節來將命歸對薇花好賦詩
夜直禁林如有問江南民力正瘡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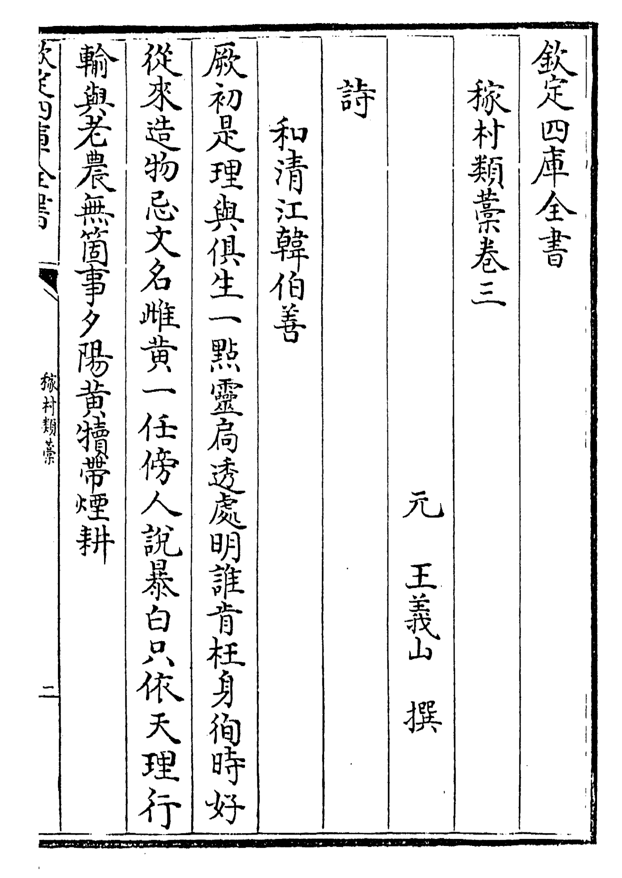
書曹忠勇詩集

當家七步已稱雄君更豪吟句律工瀘水城存空吊古

睢陽廟在凛生風友聞不死世無敵武惠重來戰有功

能不動心方是勇教人以善謂之忠


稼村類藁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三

元 王義山 撰

詩

和清江韓伯善

厥初是理與俱生一點靈扃透處明誰肯枉身徇時好從來造物忌文名雌黃一任傍人說暴白只依天理行輸與老農無箇事夕陽黄犢帶煙耕

世間利欲久胥淪才有詩書不是貧三極經綸須是學一毫愧怍便非人充之家國而天下窮則江湖一釣綸寄語黄州王學士不妨借我華陽巾

文章於道未為尊求道須教造大醇理學一門要精密時文大病在尖新高談天下經綸易誰療目前饑饉困拚却掛冠高蹈去孰云林下果無人

挽漢園周知郡

英英玉立已班行地位如何不廟堂久合飛騰上華要

祇緣抱負太剛方階庭競秀誇諸少衣鉢先傳屬長郎

最是一家古三代棣華今尚有餘芳

記得年時試別頭得君引我上瀛洲當場獨步眇餘子

好手先拈第一籌錦水曾尋香戟夢洪崖去伴赤松遊

瓣香遥致生芻敬渺渺螺川滃泗流

題吳此民遠遊集

偪仄懷居非丈夫吾今語子好遊乎沅湘到處有司馬

嵩華至今談小蘇事會無窮閲宇宙山川有盡眇江湖

奇聞壯觀多收拾刮目他時看阿呉

挽松麓李僉判

手拈老筆眇詞場餘子如何敢頡頏疑是前身真賀白不然今世又蘇黄片文落處人爭誦一第欠於天取償造物却教二郎做立身既好又名揚

挽李教授

偏是書生賦分慳生平受用只儒酸非無熱處可炙手禁得寒時做冷官乃父向年已科目好兒今日又衣冠

期頋上壽古來少歸去關山霧雨漫

題陳宗陽梅花全韻詩集

騷經比興殆無遺何獨於梅靳一辭從遜以來方有句到逋而後愈難詩形容雖巧跡之淺吟狀愈多天者漓獨在孤山孤絶處定交惟有雪相知

和申屠御史來豫章韻

一衣帶水繞洪城水不在深龍則靈簾棟中間人渺渺烟雲朝暮柳青青背將明月清風我來伴西山南浦亭

好把甘泉洗貪酷生民血凊吏牙腥

十月海棠盛開

海棠攙得小春天獨向晴牕弄午烟造物胡為太顛倒

此花怎敢占梅先

挽善慶堂黎朝奉

闘孫姓字滿天下知足堂中積善深天豈有私惟福善

公於責報本無心方來諸少庭森玉管取明科榜又金

他日貂蟬食家廟一門青紫列如林

贈醫士熊月湖

緣何扁鵲號良醫傳法元來飲上池化作月湖湖内水

願捐一滴救瘡痍

月湖鏡樣十分清診視還他指下明那似月湖心地好

願人常似免長生

小圃梅柳之爭

梅與柳爭

水邊半樹月模糊移取山來更姓孤未許淵明全占斷

盡留一半乞林逋

柳與梅爭

梅凡住在水之濱五柳先生便有云傳語林逋須著讓堤邊風景要平分

挽家溪危知郡

當家舊只說驪塘近代家溪名又香仁智扁齋天動靜正邪抗疏界陰陽傷哉所到方舟轂惜也斯人不玉堂孤負錦江人望斷使君已在白雲鄉

挽蘇少章

曾趍當年桂子秋煩公引領廣寒遊春官報罷笑歸去底事無成付命休詩又江湖一家數學尋伊洛到源頭忍將感興篇來讀望斷修江無限愁

題黃草塘詩集

憑何強占謝家塘刯耐詩人忒煞狂只把兩家詩判斷此塘一半合還黄

挽胡經幹

手畫兵家八陣圖兒時此志已吞吳英雄豪傑所同者將相王侯有種乎事竟無成空感慨天胡不忍死須臾東南留得斯人在半壁乾坤隻手扶

題武岡向敏衡無加莊

恭惟陳簡齋與鶴山魏公堂堂二先生後學之所宗遺跡所到處百世猶高風武岡有向氏乃祖家詩禮簡齋曾來訪鶴山亦踵至二先生來時草木亦光賁主人踦蹐迎出門見大賓大帶東深衣整容而肅襟揖客坐上

座樽酒與細論向氏家本儒苦無黄金籯惟有無加莊留以遺子孫此莊不在田非謂三百囷莊者敬之謂為學之入門乃祖燕後人有書便不貧能令二先生肯來共斯文向來吾南昌隱者蘇雲卿魏公令地主而來訪一民匹夫道義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此風今猶存

挽横海曾朝議

父子眉山多一蘇衣冠盛事再堪圖岫雲懶出官情薄

霖雨未成輿望孤横海僅存遺槀在臨川有此老師無

辮香久欠南豐敬東望靈車天一隅

東湖拜朔非禮去職諸生以詩留行和其韻以謝

之

只有春風無世態世間冷暖若為情廢經彼自違先聖

議禮終難強兩生不合拂衣吾竟去誰云出晝待留行

雲卿數畝園猶在已結東湖松菊盟

送孫糾彈歸鎮江

不待文公立學規士當無愧此深衣無人可糾孰佻達

有過不彈誰是非不怕轉喉能觸諱自言垂老盍知歸

只從北固山頭處直道留為晚景輝

餞申屠御史歸揚州行臺

僻在江南天一隅煩公原隰遍馳驅數元結輩已多矣

百子駿今安得乎風力喧傳真御史霜臺勇在去貪夫

翩翩隻鶴騎將去若問腰纏一孔無

謁中齋楊左丞

向來曾拜紫宸衙親見先班奉日霞帝室館甥貴公子王姬下嫁舊儒家執中默契心傳妙勤有無窮學問加帶取孤山來作伴清吟尚可趂梅花

餞長白李左丞

往來不特地之靈西有長庚一點星九路大開行省府幾人争看小朝廷只消餘力鎮衡岳許大先聲到洞庭淨洗甲兵從此去煩公更為挽滄溟

江西派已遠後來無聞人許大能詩聲來自浙之濱奚奴背錦囊馬蹄踏青春來派江西詩風月浩無垠翩翩佳公子皆綺紈其身惟君獨不然每恨無書貧胷中國子監所積皆輪囷把酒讀君詩一字一精神句裏帶梅香不涴半點塵家本住孤山和靖與卜隣吾聞詩之天不在巧與新纖穠寄淡泊清峭寓簡淳古律尤崛奇可與子建親此詩實兼之體具衆美純載哦長短篇音節中韶鈞少游詞如詩二者皆逼真再拜卷錦還願言寶

所珍

送丁直諒赴西澗山長

西澗元來只是劉葉公爭取過台州退齋赤手來興復

上水篙撐急向流

去時行李只攜琴更帶奚奴作伴行所謂伊人何所似

漪漪澗水一般清

送允中齋王參政入閩

未到三山聲已雷此行正好趂梅開榜文爭看乖崖押

士類歡呼常衮來不信閩中能獨占要令天下總春回
江西爭得公來定只怕朝家有詔催

題杜氏匏瓜亭

道包衆妙起經綸粒粟中藏天地仁五石瓠徒誇彼大
一瓢飲有樂之真從來碩果存生意吾豈匏瓜係此身
文穆此心唯念舊還能續得鏟亭春

謁參政張獻子

曾侍龍樓曉色催真仙那肯下蓬萊離方共覩重光日

震位欣聞長子雷奉使祗膺天上去運籌暫作幄中來老夫羞把詩懷袖只為明公是秀才

五無歌送張参政

一錢劉太守也被一錢汚今日公歸去一文錢也無臨去受百紙清哉杜大夫今日公歸去半張紙也無清獻出蜀日琴鶴與之俱今日公歸去琴和鶴也無東山船載月皎潔如氷壺今日公歸去船中月也無問公何所有所有與人殊只有一廉字斯人百世無

題黃高士雪月集

氷作手姿水作神羣仙境界裏詩人敲從竹起韻不俗吟到梅來相逼真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石㽞堪聯句還許平分坐上春

餞行省郎中王君祥

以儒飾吏號通材忽報曹裝打疊回箇樣歸舟惟載月若為送客只將梅雲凝春樹何堪別晝永甘棠待再來無限依依懷渭水攬衣不寢夜徘徊

別中齋楊左丞

孤山久無主誰伴月昏黃歸興西湖動離情南浦傷官清從馬瘦政暇又詩忙莫羨和羹事林逋有暗香

和陳榮可感興韻

元豈好聱張豈乖世間役役逐塵埃容心於物為身穽得意之時即禍媒退一步思方是足放三分弱豈真呆悠然獨坐吟窗下忽見梅花一朶開

和胡方湖雪韻

麻姑粒米撒天葩山色模糊未盡遮月斧鑿天飛下屑
風刀剪水簇成花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斟羔學党家
呵手撚梅窗下看只嫌紅蔕帶村㞕

枕上聞風

風撼林間萬竅開耳邊雨帶暮潮來似知書困難為覺
剛把天聲為喚回

餞怡齋胡憲使

不是胷中熟呂刑如何議讞極詳明嚴於三尺古來法

寛以一分天好生仁意滿腔皆惻隱政聲交口說廉平

玉堂本是青氊舊跳過郎星向上行

盛暑夜起

大塊勞形為有緣為生受役自紛然幾年寒暑人間世

一點靈明心上天欲待足時無了日只令悟處是真詮

煙霞終是吾歸處誰道丹砂可引年

稼村類藁卷三

稼村類藁卷四

元 王義山 撰

序

晏爲善師善録序

晏平仲善與人交孔子賢之晏君為善作師善録所以締交際紀事契也不曰友而曰師又賢於平仲余嘗受昌黎師說曰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

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今是録之作自仙源而下書者五曰出身曰官途曰舉主居其三夫必拘出身官途舉主其官之盛者然後與於斯無是三者不得入其録則為善之意狹矣誠如昌黎所云不羞位卑之士併與無位之布衣占小善者率以録出身之下書未仕既曰未仕則官途舉主姑闕而不書以俟他日如是則為善之善兼天下之善雖然位卑之士與無位之布衣豈小善云乎哉

其善有大於官盛者

周衡齋通鑑論斷序

余初筮二水時直院怡齋胡公大初持斧湖湘羅置幕下衡齋周君焱分教廣西道經衡怡齋謂余曰丙辰科被旨校文殿廬得衡齋所對私竊自喜為朝廷得一忠孝狀元第其策第一奏聞及唱名乃第五後二十餘年衡齋來洪余因道前事衡齋謂余曰唱六得五不啻足敢多上人乎一日以所作通鑑論斷示余起周威烈王

止宋穆陵了通鑑未了余嘗考宋以來諸君子大著述范淳夫唐鑑晦翁謂體格甚正然止於唐朝致堂讀史管見晦翁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然止於五代呂東萊大事記晦翁謂好一件文字然止於漢武近世咸陵呂太史大事記亦止於宋今衡齋此書上自咸烈以至于穆陵此余所謂了通鑑未了也使晦翁及見必以全書予之矣余嘗謂此等大著述世道關焉天欲成一家之書奪衡齋狀元使衡齋果臚傳第一則玉堂雲霧窓容

矣光顯逼人安有餘力及文字縱有不過絲綸閣下演制誥耳雖欲評論上下二千餘年之史以懲勸千萬世得乎假令衙齋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不過草頭露耳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安得如此書與之同不朽哉

西湖倡和詩序

杭有西湖唐以前未聞也至樂天而重至逋翁坡仙諸老而愈重四方遊觀之士為詩者不知其幾描寫瑰奇

偉特之象幾無遺巧後來者難乎詩矣同年宜春鍾訖醵容為茲遊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氣象也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妙趣豈易言哉是日也雲淡風輕水光緑漪比管絃肴簌孔嘉少為湖心去不啻如萎花鏡上行或循堤而步栁陰葳蕤醉吟樂天湖東行不足之句又和之以坡仙山色空濛雨亦奇之詩撫掌浩歌聲滿天地恍如二先生在焉相與倡答山鳴谷應未信宇宙間別有奇步已復舟有叩舷而歌者羣而和之

一時之勝集湖中之佳興也余嘗記羲之蘭亭遊偕行者四十六人臨流賦詩視詩之遲速而殿最之且嘉罰為兩詩者一十六人好事者取以為畫有偃而卧者有步而前者有跂而立者有隱几而坐者有枕石而卧者有凝然若有所思者有淡乎無為冲然漠然者如羲之凝之謝安輩一再詩魏滂郗曇輩一詩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四句或六句或八句或五六句不拘韻獻之以下十六人無詩豈真無詩哉跋其後者有吟到無詩方

是詩之句嗚呼詩至於無其天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遊者十一人子惟肖侍固不敢以義之凝獻自況亦當家事也倡是作者清江曾訊最先和者錢塘應桂應與和清江陳桂次之多應之一鍾訦又次之洪人李元明又次之義山又次之惟肖又次之訦仲子天祥又次之高安胡希寅又次之獨三君子無詩非無吟到無詩方是詩嗚呼詩至於無妙矣天地間皆詩也何以有無拘哉東坡銘九成臺謂韶雖亡而有不亡者存

蓋嘗與日月寒暑風雨晦冥並行乎天地間嘗試登韶石之上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無聲之韶也三君子者胷中獨無無聲之詩乎天機自動天籟自鳴凡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詩也邵子謂自從删後更無詩余謂未删以前之詩亦贅矣既删以後之詩尤贅也若三君子者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三君子謂誰詩且無焉用名之不

書

送婁道士序

釋與老均異端唐僧見於韓集者七惟大顛頴免嘲笑高閑草書頗見貶抑如惠如文暢固不少假借如靈如澄觀直以為戲笑具七僧中能詩如澄觀韓公亦欲冠巾之是欲人其人也至若醉花月擁嬋娟之靈韓公亦欲冠巾之何也婁君儒家者流逃儒而入老有澄觀之能詩無靈之醉擁今觀其寓吟數百首如早行云金谷

貴人渾未起何曾識得五更寒此詩如杜荀鶴詠雪修江道間云百五十年煙霧塞朝天人却過三衢此詩如楊誠齋題瑞州過江州云西塵暗裏峴莫卜庾公樓此詩如劉攽之題北固多景前一聯有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天下赤子寒颼颼意思後二聯凄乎黍離之悲矣婁君學老氏而冠巾者非若靈澄觀宜冠巾而不冠巾也韓公以能詩冠巾澄觀宜也必欲冠巾靈者豈非醉花月而擁嬋娟冠巾而後可韓公豈無涇渭者婁

君宿樟鎮十里有詩云可人春色酒家樓亦似有醉擁氣象是又合靈澄觀為一者也婁君毋謂吾顛也已冠巾而可以為靈也

題胡靜得編祖黄谿詩集序

余嘗觀石屏詩於篇首記其父東皐子詩且叙其生平吟苦自恨幼孤不能收拾遺藁僅能記一聯雖然使其詩果精到何以多為哉楓落吳江一句千古暗香疎影好在一聯不多也石屏咽嗚悲悼痛其父之没而文采

不揚嗚呼此孝子慈孫之天也夫作文必有祖儒者祖六經吾夫子天下萬世儒者之祖也至於家學之傳有祖其父者有祖其祖者古今以詩名莫盛於工部石屏祖其父工部祖其祖工部何祖也祖審言也石屏敢工部比哉東皐敢審言比哉姑以所祖言嘗恠唐人言詩多言甫罕言審言甫為人之孫詩名盛於祖審言為人之祖不得與孫並名嗚呼此審言愛孫之本心而甫之心亦豈願吾詩得名至此哉名者人之所忌空梁落燕

泥君臣之間有不相容而甚忍焉者拒負七步之才煮豆燃豆萁兄弟一人之身而相促名者爭之招也靜得胡君以其祖黄谿詩百篇示余黄谿以詩名靜得亦以詩名靜得固無求勝其祖之心遐想黄谿之心亦甚願吾孫之學甫也余聞黄谿詩似康節今人言詩必曰工於詩嗚呼詩至於工病矣康節不求工於詩而行雲流水詩之天也黄谿有焉黄谿子全真嘗倅南雄余舊識於泉省館中每嘆其有乾淳諸老風靜得編集黄谿詩

而不及全真欠也且聞全真詩如后山胡氏以詩名三世矣方來之書脉未央也先儒謂子思作中庸多引詩皆伯魚過庭得之夫子子思得之伯魚雖然夫子大聖人也伯魚子思大聖人後也豈敢比擬姑為靜得誦所聞

黄草塘詩選序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三百篇之選也雖然有凝焉詩七百餘篇删之餘止三百一十一篇而又逸其六果

逸歟亦在所不選歟考之論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而碩人一詩不載素以為絢兮一句在所不選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一章豈此一章亦不在所選歟去聖逾遠於何折衷哉王介甫編四家詩選以少陵為首是已然少陵之詩三百篇以後大家數也介甫敢選哉選詩如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誠齋謂工部聖於詩介甫敢筆削吾工部詩哉然夔州以後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涪翁亦敢於議吾甫夔州以前之詩渝川大

小山章貢蕭冰厓近世派西江者草塘黄君以詩求正於二山且求正於冰厓三君子大手筆也為三君子所選盛選也到眼無遺珠矣東坡嘗恨文選去取失當淵明集可喜者多而所取止數首其餘忽遺者多矣余觀三君子所選草塘詩如披沙揀金使東坡及見當無遺恨草塘他日學益進詩益工又當有大手筆再為拈出者

紫霞道人詩序

章貢盧君朝英以紫霞道人詩示予且謂余曰道人工於詩且精於琴或曰詩與琴一家乎余曰一家也詩假琴以鳴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與琴一家也道人戴華陽冠披鶴氅衣抱琴一張於明窗淨几間或明月清風之夜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一唱三嘆之餘天地之中一清無償興來賦詩吟到欝孤細哦玉虹翠浪之句恍如東坡先生在焉贑川之江山草木凡可以供吾詩料

者盡入道人奚奴囊中矣詩也琴也合道人而三之坡所謂明月清風我也吾聞詩三百五篇夫子取而絃歌之詩至於可以絃歌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中律度之詩也道人之詩又當求其所以合乎絃歌者詩與琴非一家乎道人謂誰章貢羅謙父也

武寧汪材夫石城詩集序

武寧壯哉縣初與分寧同一邑于後岐武寧而二以其半縣分寧如楚漢鴻溝而東西之分寧之草木不足以

當其奇而山谷出焉武寧士各奇其奇汪君材夫又奇於武寧材夫學易不特奇於易且奇於詩材夫號石城以所作示余余謂山谷之奇大家數也劉長卿與秦系為詩友系以詩答權德輿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登詩壇建大將旗鼓與山谷對壘百秦系得而攻之哉雖然山谷往矣石城當堅守此城不下毋使人謂死諸葛走生仲達

甲科義約序

甲乙科漢制也進士歆羨之國朝以甲乙分科第自興
國八年始衡之安仁宜陽鄉舉進士者以甲魁義約籍
來訪約以甲魁名其有取於甲子而為一郡魁乎抑將
甲大廷之選而魁天下乎雖然科目之榮耀一時也名
節之久遠萬古也金吾騶從傳呼狀元拋去亭袍香滿
藍袖士固榮於甲科也東坡而乙科齊賢而丙科亦奚
拘於甲科明年皇帝御集英殿賜第一人及第有自此
籍中出者請以李文定王沂公張橫浦王梅溪甲科事

業爲勉罔俾先正專美於前

黄清心在京聚粮序

自續食之意不古而士之客於京者苦矣豐城清心黄先生以賦上教授諸生遊其門者多取高第清心僅丙午薦老於塲屋吁可憐已旅食于京將以待對床頭金盡行李如洗酒酣氣張方且作而歌曰仁膏兮義腴雋永兮可以療飢羌三月不肉兮吾不知察院雲屋徐君聞而壯之曰是胸中有耿耿者昔人有云飢來一字不

堪煑吾未見久旅于瑣而不餒在其中也吾黨之士會相與圖利之雖然此雲屋之盛心也清心之氣則烏乎餒

宋史提綱序

司馬公資治通鑑不帝蜀而帝魏晦翁非之故作綱目人知晦翁綱目大本領在帝蜀一節而不知晦翁之説全出於晉習鑿齒陳均作宋朝長編備要續綱目也其書法多有可議者如書金兵弑其主亮于瓜洲一條於

理尤悖亮弑母而来國之賊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紂之罪不大於亮而孟子書之曰誅如此亮安得稱弑余用孟子法書云金兵誅逆亮于瓜洲於是乎提綱作其間大節目與陳均異者三百餘條大書以紀要分注以備言又隨事而繹之以已見之名衍義然余之心敢自信哉遂質之煥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先生謂余曰陳平甫壁角文字何敢望此子之此書有關於世道大矣勉旃余退而研精窮思越十年書成

方將求當世之鉅人以折衷焉而余以仕不暇讀書奔走四方以迄于老精力有所不逮矣惜哉姑留其藳以示余之子孫

宋史類纂序

余未壓忝時厭舉子業每愛先儒云舉子業可取科第耳既壯習詞科十二藳進卷私擬百餘篇後因閲吕東萊真西山文集不載所中程文退而嘆曰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后山不為無見也於是取宋朝長編與諸

家雜說採及野史分門析類集為一書名之曰類藳大畧倣會要例而參用通典然通典有可議者通典首食貨次選舉又次職官至如禮樂制度乃在五六杜佑豈知道者況其書止於唐玄宗宋咸平四年翰林院上續通典詔秘閣賜宴以榮之仍賜器幣有差然其書重複猥雜為時論所非是續典尤有可議者亦止於咸平四年而已俱未得為全書也余何人斯无才學識之長而敢論史多見其不知量也甞謂洙泗而下理學之粹惟

宋朝為盛自國初道理最大之言一發至仁宗天聖四年賜新進士大學篇于後又與中庸間賜著為式自是而天下士始知有庸學厥後周程諸子出焉至晦翁而集大成理學遂大明於天下後世此余所以斷斷然以道學一門為首始自藝祖迄于理宗分門二百有奇幾數十萬言獨草茅之士見聞有限其間大經制大典章未能悉備所以理宗一朝畧焉書成而余仕矣且老矣凡我同志者儻或取焉尚有望於補亡雖然是亦未得

為全書也

稼村類藳卷四

稼村類藁卷五

元 王義山 撰

序

送彭華國北遊序

奇哉彭君華國之遊也士生天地間惟奇故遊惟遊故奇嘗愛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困

厄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太史公之遊一奇又嘗愛蘇潁濵上韓太尉書有曰求天下竒聞壯觀慾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潁濵之遊又一奇然而太史公之竒竒於潁濵潁濵不特未能盡天下之觀太史公講業齊魯

之都觀夫子遺風此一觀乃顓濆所無太史公所以有一部史記而顓濆所以止於顓濆太史公奇而又奇華國不遠萬里將有事乎北遊所到處有太史公蘇顓濆所未經歷者過中原多聖賢遺蹟淡烟衰草中斷碑殘礎往往而有又有騷人墨客濃墨大字浩歌而長吟如怨如怒如泣如訴華國盡取胸中之奇發為文章所至留跡墨汁淋漓龍蛇現動飛走壁間收拾遺槀貯以錦囊歸日與余共讀馬子才送孟邦式序不専美矣華國

奇而好遊將行吾語子遊

送閔節夫遊湖北序

閔君節夫今湖北道按察完顔公舊客也先是公按察江西湖東道節夫客其門節夫士林之秀善撫琴書餘挾琴一張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一倡三詠之餘清滿天地人而胷中有琴書亦可人矣公遣予師焉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琴樂中之一也胄子自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也詩歌以動盪其天教之

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節夫以古者教胄之樂教公之子所謂樂德教國子者歟公去洪兩年不能忘挽節夫為武昌来將行吾黨之士詩以餞之盛述武昌遊觀之美俾余序之余聞武昌有南樓天下無之句武昌之景此其壯觀也嘗記有詩曰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凉武昌如此之清風明月而無人管可嘆矣今南樓得公為之主清風明月有人管又得節夫携琴而来合清風明月與琴

而三之是賔是主此一段風景又武昌所無到日公問洪士友如何洪百姓休戚如何洪年穀豐歉如何長民者有心撫字否寬征薄賦否且閩四境之内多寇掠能為剪除否由洪而及西湖東道不一問而止也節夫當歷舉以對且為我道南浦依然東湖如故有厖眉鶴髮杖履其間老鶴導前奚奴背錦囊于後與愛蓮翁相尋於吟風弄月之境者稼村翁也更為道江西湖東之民其所以戀戀而懷去思之情者不勝甘棠之愛且歌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歌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乃賡載歌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説

送宋童子序

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者無所乎售也按察馬公過廬陵宋君鎬夫見其三子焉公竒之扁其所曰三鳳宋之章甫有所乎售矣噫人其可以无子哉昔人嘗過一所見書其壁曰李靖提兵三百萬過此後又有人過其所

書其壁曰老蘇携二子過此噫人其可以無子哉吏為三童子進一步敢以昌黎送張童子序序為勉

趙東村希夔詩集序

東坡謂子美夔州以後詩句法簡易而大功出焉山谷謂子美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㨾虱新話亦云子美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如彈丸果爾則子美夔州以前詩句法有未簡易者乎規矩有未合者乎未至於純熟如彈丸乎諸君子之病吾子美也

何故嘗愛誠齋謂子美聖於詩夫聖孔子不居詩敢居乎詩至於大而化則聖矣子美䕫州以前詩大而化之之聖也䕫州以後詩聖而不可知之神矣神則天濂溪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不可一蹴造也由希賢然後希聖由希聖然後希天東村有志於䕫當自子美䕫州以前之詩入由子美之聖希子美之天進進不已安知東村不䕫州以後詩乎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送張士隆赴廣州教授序

張君士隆被省命為五羊教將行請以言贈廣為江南巨鎮所産名公鉅卿不多於象犀珠玉唐以来張公九齡余公靖之外無人焉然張與余韶産也五羊之廣則為象犀珠玉之廣詩書禮樂之風未敦也姑以近世言丞相蒴坡由上庠取科第廣之士自是而相勵以學蒴坡自出仕至帥蜀以歸一琴一鶴如趙清獻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廉恥蒴坡登揆席宋天子遣使即家徵之以老辭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名節象犀珠玉之廣轉

而為詩書禮樂之廣又轉而為干戈之場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獨不在人乎所謂人者士隆而已士隆東平人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焉謁選不取熱官取冷官自北而来為東南儒學官者士隆而已北方之士亦未之或先焉余嘗嘆東南號為豪傑有睥睨教授而不敢即非胷中有國監書筆下倒流三峽水㦬敢嚮邇士隆敢於犯東南之士所不敢其所負不淺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難矣惟自任重者能

之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任有重於此者予到日訪菊坡於先賢堂中以菊坡所以立身行已致君澤民者與諸生楙明之當是阜比第一義或曰繡使李昴英廷試上三名祕書郎張鎮孫魁天下菊坡之後獨無斯人乎或又曰李不以廉稱張有可議者余故不敢以此待廣之士不書

衡州安仁興德鄉義約序

續食漢制也自續食之意不古而士始為聚粮計衡州

安仁興德鄉以興德名約義舉也古者三歲大比考其鄉之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士之產於此鄉者其古所謂有德而可興者乎嗟乎床頭金盡士無顏色囊不留錢羞澁萬狀彼蓋未知道耳吾胷中有耿耿者在何至預以乏粮餒吾氣雪絮馬頭梅花送上司金餞行鹿皮盈篚毋以腰纏十萬貫德色則器識宏矣槐黄逼眼青雲在步武間一鼓作氣勉之哉

陳國録庚辰以後詩集序

甲戌科陳君黄裳試別頭第一時未知陳君也覩其名已知文在中矣後十年陳君来洪以所作庚辰以後詩示余庚辰以後陳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非若甲戌以前得志場屋魁蘭省時也昌黎序唱和詩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陳君甲戌以前和平之音讙愉之辭也庚辰以後愁思之聲窮苦之言也陳君愈窮詩愈工庚辰以後之詩猶子美夔州以後之詩也雖然詩各有派子美之詩

派審言也陳君之詩派后山也皆當家也世但知后山
工於詩不知后山尤工於文后山云古文有三等周為
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
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又言杜之詩法
韓之文法也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論后山者當以
詩與文並論不可專謂之能詩也予因是而知陳君工
於詩而文在其中矣觀陳君庚辰以後之詩后山所謂
以文為詩以詩為文也文不在茲乎

劉梅南詩集序

余嘗愛誠齋云楚之騷人佩芳馨服葩藻盡取天下之嘉木香草芬芳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雖江蘺杜若亦在選中而梅不與焉豈梅不幸歟抑偶遺之歟迨何蘇輩拈出而梅遂以花聞天下余因是而考唐宋以來諸公修花品厭桃李之輕薄以少年目之富貴如牡丹亦唾去獨惟尊吾梅如春秋尊王天下無異辭雖蓮花號為君子蘭與菊為幽人逸士亦止許其附庸而不

得與梅並峙為與國梅獨無對也詩人惟林逋為梅知己逋自序其三十聯深有取其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或謂逋詠梅詩不止此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此一聯風味不減逋與梅相似清哉吾逋也劉君夔翁以梅南名人與逋相似詩又與梅相似清哉吾夔翁也夔翁常預計偕余以百花頭上期之矣夔翁以梅南名其吟所豈標梅之詩繫之召南歟曰非也召南之梅以實不以華夔翁贑産去庾嶺甚

邇注坡詩者云庾嶺梅南枝已落北枝開豈南枝先煖北枝寒歟一日夔翁坐梅花下把酒賦詩沉吟索咲至暮夜招邀月來足成四友清而又清吾夔翁也移南枝之煖春北枝之寒又將移江南之煖春天下之寒毋曰雪中未問和羮事

題余尹甫詠史詩序

詠史有詩人多言胡曾不知左太冲張景陽尤為東萊所取余君尹甫以所作詠史詩示余每一事束以五言

四句辭簡而意嚴大著述也噫史豈易評哉或曰司馬公通鑑論斷胡致堂讀史管見范淳夫唐鑑陳季雅兩漢博議呂東萊與近世呂大中大事記諸若此類不一而足皆評史也或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多乎哉尹甫束以五言四句不多也余曰理到處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不害其為博五言四句不害其為約昌黎云豐而不遺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皆是也春秋魯史也聖人以一字定褒貶彼有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者五言四句

云乎哉如此者惟通鑑綱目

遵上人南浦詩序

詩韻語也自鶖湖禪師作切韻法識者謂其有功於詩余讀遵南浦續藁坡翁所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唐子西所謂無意於造語而因事以陳辭南浦兼有焉自為一家數韓退之不喜僧每作詩必涉譏誚唐僧見於韓集者七 如惠如靈如澄觀如高閑皃視之如大顛頴則不以例待之矣如文暢詩曾經子厚品題退

之以能文稱且送之以序惜也南浦此藁不序於退之而敘於余也

劉宣使秉忠家譜序

醫道行則活人儒道行則活天下後世范仲淹不為良相則願為良醫省宣使劉君秉忠厥先祖父其居燕山為金太醫活人多矣金亡徙居平灤家焉子若孫不皆世其業嘗謂人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藝之不精又下之唐子西所謂注本草誤殺人是也於是刻意教子移

其所以活人者活天下後世孫六人秉忠其六也秉忠
之長兄秉正業儒仕至王府參謀官秉正之子郁好修
能文為行省掾秉忠之兄儒兄之子又儒世有儒其身
而不儒其子者有儒其子而不儒其孫者有儒其孫而
不儒其曾孫者劉氏一門儒其子儒其孫又儒其曾孫
將見自雲而來儒而又儒秉忠之仲兄秉禮以軍功顯
惟秉文世其醫秉信秉禮饒於財秉忠初以軍功入仕
繼為吏且通於儒兄弟六而儒者三兄之子又儒獨秉

信秉禮饒於財得非迂吾儒乎儒不迂也他日劉氏昆弟有以儒術行而天下富者則將問之曰某之業孰與仲多

李宏道編蒙古韻類序

余嘗見唐段成式歷述自古至今字體之異竊意今之人不復見古之字李君宏道袖蒙古韻編示余字之古莫古於此矣然嘗聞之倉頡為作字之始頡生於禪通之紀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管夷吾取无懷氏

封禪之說是文字已在伏羲之前序書者謂文籍生於伏羲何耶要知字始於倉頡至周宣王時始變而字始不古迨秦而八體之字與甄豐作六體書而古文居其一奇字則又與古字異篆書為程邈所作佐書即秦時之隸又如繆篆所以摹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字愈不古矣宏道韻編之作其以古字之古而教今人以古乎姑以今韻觀之上平聲為門廿八下平聲為門廿九上聲為門五十五去入兩聲為門共九十有四多乎哉以

古韻求之則特十五門而止四聲可全用者三聲二聲可通用者一聲獨用者皆出於中鳴呼不多也求字於聲者如此又撑字之形相似者為一類總而言之字母止三十二鳴呼斂之則三十二散之則十百千萬字之古莫古於蒙古矣雖然此特論字體之古耳周禮以地官司徒掌邦教保氏隷於司徒其職以六書教國子宏道以蒙古韻編教人且欲使今知字者皆知字之古以三十二字而括十百千萬之字括十百千萬之字而教

十百千萬之人視保氏之功為優其有功於字學豈小小哉使孔安國生於今不致時人無能知者之嘆嗚呼字言之文也韻言之聲也非字無以成韻非編韻無以徵字雖然宏道教人以韻編更自司馬公切韻法始

丁退齋詩詞集序

后山云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二先生大手筆也而猶病於一偏兼之之難如此余友丁直諒以所作詩詞名退齋集藁示余觀其風雅調度可以諧韶濩沮金石雖

不敢謂其兼二先生之長然視他人一偏之長則兼之矣退之兼人之長而以退名果退歟子不云乎由也兼人故退之夫由也兼人而猶待於聖人之退退齋兼之而自處以退雖然難進易退者君子也王輔嗣以知進而不知退為愚人若夫為學之道則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稼村類藁卷五